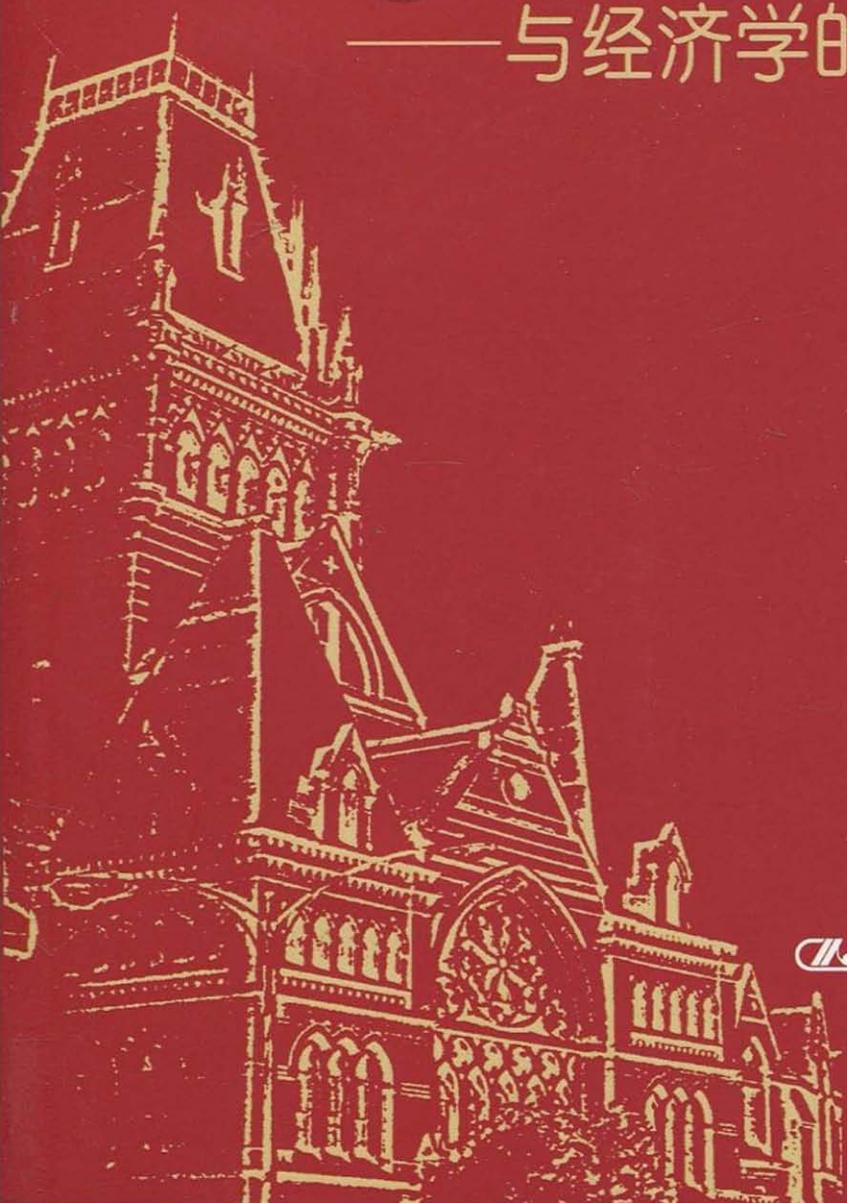


HARVARD

Essays 哈佛散记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张晓晶☆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哈佛散记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张晓晶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佛散记——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张晓晶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300-11527-6

I. ①哈…

II. ①张…

III.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9940 号

哈佛散记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张晓晶 著

Hafo San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0.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4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言

尽管离开哈佛已有两年，但借着整理这本小书，哈佛的很多影像仍然历历在目：

从手里端着咖啡在哈佛园匆匆穿过的学生，到科学中心大楼前映着夕阳变得如梦如幻的喷泉；从冰天雪地里领受喂食的乖巧的小松鼠，到查尔斯河上排成方队的悠闲的野鸭；从越摸越亮的哈佛铜像的左脚，到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令胡适大赞不已的精妙绝伦的玻璃花；从哈佛学生共餐于千人大食堂的壮观，到哈佛工人为争取平等待遇而绝食的执著；从哈佛广场露天咖啡馆弥漫着的轻松与随意，到期末考试前舒解压力的尖叫与裸跑……

这些在心头不断浮现的哈佛影像，就如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又摇过来，未经剪辑的凌乱和真实。如今，这些影像及影像背后的感怀，慢慢沉淀下来化作读者面前的文字。

其实，去哈佛前并没想过要出什么书。只是在《经济学家茶座》的“店小二”（执行主编）詹小洪老师的敦促下，开始写哈佛散记，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据说这些散记还大受欢迎，于是也更加有心情把一些所感所思都记下来，尽管有些并未公开发表，但积累的那些素材都是现在成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哈佛





散记倒也不完全是无心插柳，而是早有“预谋”了。

关于哈佛的书，市面上已经很多甚至泛滥成灾了。有不少更是打着哈佛的幌子，挂羊头卖狗肉。我的小书，自然也难逃这样的嫌疑。只是所幸我还真的在哈佛呆过，写的也大体是哈佛的事，不像《围城》中的方鸿渐，是连克莱敦大学长什么样子都全然不知的。

在哈佛课堂里听大师授课，在哈佛图书馆中享受阅读的乐趣，与哈佛学生共同呼吸自由的学术空气，这种亲密接触经济学的方式，应该说是很多人的梦想。这本小书可以算是梦想照进现实的写照，其中大多是我在哈佛的鲜活经验。有学习经济学的体会，有与教授们的交往，也有哈佛的日常生活。只是偶尔，也会从这些鲜活经验中跳出来，学康德仰望令人敬畏的星空，学孔子慨叹逝者如斯的流水，这或许也使得我的这些体验还能有一些理论的纵深感与历史的穿透力，而不是浮在哈佛的表面。

最后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贺耀敏老师，以及经济分社副社长、本书的策划编辑马学亮，正是他们的热情支持与帮助，才让这本小书得以体面地呈现给读者，让各位能分享我在哈佛的点点滴滴。



一、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3
在选课大卖场感受软实力	3
曼昆与巴罗的宏观	5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9
看高手过招	13
哈佛经济系的数学	17
学术论文的生产流程	21
毕业论文与中国问题	27
二、哈佛名人堂	31
与弗里德曼的交往	33
我所认识的费尔德斯坦	39
理想主义者萨克斯	43
两个“比尔”的毕业生讲话	46
“大嘴”萨默斯	49
伯南克的袜子	57





经济系的第五位克拉克奖得主	61
陈岱老的哈佛宿舍及其他	63
胡适与哈佛	65
三、哈佛内外	69
在美国拾荒的故事	71
查尔斯河与鲜湖	75
经济系的年终聚餐	79
哈佛教授的工资	83
哈佛毕业生何处去	87
哈佛燕京学社	91
NBER 的神仙生活	97
哈佛的个性与距离	103
四、写在哈佛的边上	109
理财的最佳年龄	111
与伟人对话还是与俗人对话	115
经济学还无法把握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121
宏观经济预测的艺术	129
经济学到底有什么用	139
民主能促进经济增长吗	145
经济学需要历史关怀	149
能否超越经济增长	155
当经济学不再时髦	161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 在选课大卖场感受软实力
- 曼昆与巴罗的宏观
-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 看高手过招
- 哈佛经济系的数学
- 学术论文的生产流程
- 毕业论文与中国问题



在选课大卖场感受软实力

刚来哈佛，第一件事当然是选课。这里把选课那天称作 shopping day，非常形象。其实就是一个选课大卖场，一门课一般也就 20 分钟，这个完了接下一个。老师和学生们进进出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也加入到这个行列。

选课的那天恰逢 911（9 月 11 号），对美国而言，是很特别的日子。不过，我走在路上，倒也没感觉到什么特别。这次去的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离哈佛园走路不到十分钟。哈佛的校园颇为分散，如政府学院、法学院、神学院，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园区，而商学院则到了（查尔斯）河对岸，医学院更是跑到市中心去了。经济系也有一座独立的大楼，和法学院连着。很多人以为经济系隶属于商学院，其实是在文理学院。这儿没有经济学院。

我对发展问题感兴趣，自然就选有关发展的课。更何况我硕士阶段的专业方向就是发展经济学，可以说与发展经济学有颇深的渊源。只是现在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已经脱离开原来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与主流的西方经济学有合流的趋势。

第一个来的是 Ricardo Hausmann 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的负责人（其前任应该是 Jeffrey Sachs）；曾做过委





内瑞拉的计委主任，泛美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另一个是 Dani Rodrik 教授，著名的发展问题专家，比起一些主流学者来说，他多少有些异端。比如对“华盛顿共识”他就不以为然。这两门课的主题都是发展，比如穷国为什么穷，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之类。

来听课的人很多，阶梯大教室跟（半）圆形剧场一样。学生们来自世界各地，从肤色及说话的口音就可以判断出来。大家坐在那里都颇为虔诚。毕竟这是最牛的学校，最好的教授，讲的最也是最热点的问题。很多人希望在这里取到真经，服务于祖国，而且，以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居多。尽管我们相信这些教授尽量遵循客观分析问题，但是终究抛不开自己的背景，以及所处的大环境。

突然间我有一种感觉：一个好学校真是了不得，其实是在向世界各地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个作用该有多大！单是影响那些个前来进修的官员或立志要从政的学生们，就非常了得。听说中组部在这里有个“哈佛班”，来的都是司局级以上干部，搞了不少届了。我也在后来听课时撞见过来这里的官员。

现在大家成天在讨论软实力，什么是软实力？这就是。其实通过教育获得一些学费，比如所谓“教育产业”，恐怕是次要的（这并不否认学费对维持学校运转的必要性），关键是，这里的课就像是宣传部开的洗脑班。多厉害？都被洗一遍。看哈佛的影响恐怕也要从这个更高层次去理解。

曼昆与巴罗的宏观

在哈佛，曼昆非常有名。这还不单是针对经济系的学生，对其他系的学生也是如此。曼昆给本科生开大课，听者近千，在哈佛大概无出其右了。记得在人民大学的时候，也有个八百人大教室，但上的主要是一些公共课（如政治课），听的人也是有些寥落，不如曼昆的课那般热闹。基础经济学课一直是哈佛的王牌课，之前是由马丁·费尔德斯坦主讲。这门课不只是给经济系的学生传授经济学入门知识，更不知道由此吸引了多少其他院系的学生最终迈入了经济学的殿堂。

曼昆的经济学教科书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影响。当然，曼昆还做过总统的幕僚，有从政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曼昆更像一位学术明星，不太能像卢卡斯那样安于书斋。恐怕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对他的学术不以为然，觉得如果和巴罗作比较的话，他还差点。

说起曼昆，不能不提一下他的博客。其实他开博并不算早，但是非常勤奋。几乎每天更新，而且，有时候一天好几个帖。我在美国的时候，早上如果没课去 NBER 的办公室，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浏览他的博客。博客对于曼昆既是一个好的宣传平台





(他经常要王婆卖瓜地去推介他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他与学生及学界同行交流的平台。通过博客，不仅知道他有什么样针砭时弊的观点，还能了解到他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样的思考，以及他和自己的孩子看什么样的动画片，什么样的音乐剧……还可以知道他家的小狗一个叫凯恩斯，一个叫托宾，这两位都是他尊敬的宏观经济学大家。真的很吸引人。当然，我看他的博客还另有私心。就是他不仅提供各种学术观点，而且提供相关论文的连接，因此也是专业研究者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且，他还会把学生们与自己的问答也写到博客里，便于经济学入门者理解更多经济学的内容。说实话，我回国一年多之后也开起了博客，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的影响。但现在看来，只能算是惨淡经营吧。

曼昆口才极好，是个不乏幽默的人。他时常讲自己的一些故事。不过，说实话，他的语速太快，比起同样宏观课上的巴罗、弗里德曼来都要快得多，这对我来说有些挑战，但听熟了，也就基本习惯了。

从我的初衷来说，并不要去听曼昆的入门课（这指的是在千人食堂开的公共课，不是指专给经济系的博士生们开的专业课），但经不住一些人（包括经济系的博士们）的怂恿，想看看这个西洋景。教室是在一个真正的剧院里。很亮的灯打在（舞）台上。或许也就是曼昆，换成其他人，就显得更渺小了。因为曼昆很高，很魁梧；作为曾经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自然是一表人才。我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学生们陆陆续续进来，还有上二楼的，好像包厢的感觉。曼昆进来，有打扮入时的女学生过去和他聊上几句。他看起来跟大家很熟的样子，尽管学生这么多。初见曼昆有些诧异，他的确很高很帅，但美中不足的是背略有点弯。这大概与他的个儿高有关。到哪儿都得弓着个背，要不然非撞着脑袋不可。

课程本身没有想象的那样精彩，或许所讲内容我太熟悉，也或许我的期望值太高。不过，仍觉不虚此行。尽管是大课，有这么学生，但仍然安排了提问。有人专门拿着无线话筒，谁发言



作者在曼昆的经济学大讲堂前

就递过去。在国内的大课，往往是老师讲完后拎包走人。另外，曼昆的口才非常好，偶尔点缀一些故事，幽默一下，引来阵阵笑声。我更佩服的是曼昆在课堂上深入浅出的能力。也因为如此，很多学物理的，学生物的，后来都到了经济系。

曼昆自己讲的入门大课只此一次，后来我还听了这个大课里的一个名家系列。我真正坚持听下去的是他的高级宏观。哈佛的高级宏观由四位牛人同台竞技，分别是巴罗、Laibson、曼昆和本杰明·弗里德曼。秋季是巴罗和 Laibson，春季是曼昆和弗里德曼。比较起来，巴罗的课恐怕够不上精彩。与哈佛经济系的一些学生聊起来，他们说，课讲得好的当推 Helpman 的国际贸易以及 Campbell 的资产定价课，而老巴的课比较枯燥，尽管对其学问大家都竖大拇指。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讲的主要是自己的教材，缺乏新鲜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很平，没有抑扬顿挫、起伏变化，好似催眠曲。尽管他也经常运用手势来加强语气，但摊开的手有时像有东西束缚一样，舒展不开，非常拘谨。他不是一个人善于演讲的人，远不是《大国的崛起》电视剧中接受采访时侃侃而谈的样子。不过，巴罗时不时冒出的一些话，也会引起大家的兴趣。比如讲到拉姆齐-凯恩斯条件的时候他不忘加这么一





句：我搞不清楚这跟凯恩斯有什么关系，或许因为凯恩斯以前是搞数学的？我一直以为《通论》以前的凯恩斯是不错的（意思是说后来的凯恩斯“有错”了）。大家于是都会心地笑了。说到蓬齐对策（Ponzi scheme）的时候，他也要和学生们核实一下，蓬齐真的是个大骗子吗？足见他的可爱。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自己第一次宣讲论文，当时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在场。他准备了鸿篇大论，没想到只讲了论文的前6页就基本上让他歇着了。这对他的触动很大，觉得宣讲论文决非易事，当然也是鼓励大家，不要在意开始的挫败感。

我一直觉得学问好与讲课好是两码事，比如能够把《论语》讲得天花乱坠的未必真正理解了《论语》。这里比较曼昆与巴罗，决不是要PK他们的演说才能，而是感叹于高级宏观课的总体安排。大凡了解宏观的人都知道，曼昆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巴罗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两人共上一门宏观，一方面可见哈佛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可见这门课的开放性。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水火不相容。有人说，宏观一到高级就是新古典的天下了，不是RBC（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就是新古典增长，凯恩斯主义靠边站。我看未必，尽管以新古典的假设来做模型似乎更方便一些。也有人讲芝加哥的传统与哈佛的传统，前者倡导自由市场，后者强调政府干预。这让我想起过世不久的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哈佛大学的肯尼思·加尔布雷斯，随着他们的离去，是否意味着一个对立时代的结束？

宏观经济学或许正在走向更高层次的融合。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在哈佛听课到底有什么好？这是别人喜欢问起、自己也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这儿听课，觉得离经济学最近，能够身临其境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是舶来品，中国人在学的时候难免有一层隔膜。再加上有时候繁杂数学模型的张牙舞爪，更是让人难以接近。不过，在哈佛，你会觉得经济学要容易接近得多。

以前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常常是外在、抽象的，与自己无关的。但在这里，你会感觉，经济学就在你身边，而发生在经济学演进中的故事常从老师口中娓娓道来，有时这位老师就亲历其中。当巴罗在评述老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的时候，当曼昆在谈论卢卡斯批判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深刻的体会。能够身临其境当然是西方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巨大优势。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的问题而展开的。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战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与滞胀，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20 世纪 60 年代索洛宣称宏观经济学





使命的完成，20 世纪 70 年代理性预期与后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新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兴盛等等。宏观经济学演进的这些粗线条，我们当然可以从书本上获得。在国内的讲坛上，教师们也一定会讲得很全面，但是一些更具体的细节，比如老弗里德曼的哪篇文章影响了小罗伯特·卢卡斯，或者曼昆的菜单成本灵感来自何处，以及克鲁格曼如何在学生阶段就表现出他的才华之类，我们就不得而知或知之甚少了。又比如，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大型计量模型的应用，显然是基于索洛所说的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宏观经济结构方面的知识（藉此设定计量方程），因此宏观经济学可以休矣。但正是这些令凯恩斯主义者沾沾自喜的大模型，对卢卡斯来说，却是垃圾，应该扔到窗外去。在卢卡斯看来，理性经济人可以对政策行为作出预期和反应，从而模型的参数是会改变的。显然“卢卡斯批判”有个巨大的靶子。再比如，现在一大批活跃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在开放领域），如萨克斯、萨默斯、克鲁格曼、奥博斯菲尔德、罗格夫等，当年都是同学，曾经于 1977 年在 MIT 一起聆听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的课。罗格夫说，当时萨克斯、萨默斯、克鲁格曼三人很受宠，而自己则不受人待见。多恩布什的老师是蒙代尔。于是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到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再到奥博斯菲尔德与罗格夫（简称 OR）有关汇率动态的 Redux 模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就这样一步步走来。这些模型背后的故事看似学术界的八卦，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经济学的薪火相传和新思想的源头。这时候再看理论和模型，就不再是一堆公式与曲线，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了。

让我能够亲密接触经济学的另一个原因是课后的 Section，其实就是答疑课，它让你减少了对于复杂模型的恐惧并建立起对模型的正确态度。教 Section 的那些助教，都练就了高超的模型推导功夫，好比庖丁解牛，常常一个复杂模型在他们那里三下两下（这是夸张，有时是几黑板）就被“解决”，让你觉得，复杂模型